鴛鴦亂飛

文·馮衡　畫·家銘

元旦下午我們會面

八點二十分，沈惠出店門，連小雨都停了，走往快餐店，遙見大衞王站在門口，他發現她即迎前，他們携手走，她說：

「我忽然想到吃京菜，你有興趣嗎？」

「氣溫低了，你吃羊肉嗎？」他問。

「對涮涮，我祇吃牛肉。」

「我們不吃涮鍋吧！」他說。

附近也有京菜館，他們進去找到靠壁一張桌子相對而坐，點了「糟溜魚片」與「爆雙脆」等。沈惠要喝白乾。她想到大衞要付帳，白乾廉些。榜前，他提到明夜與家人去吃涮鍋，他不問她明夜有些什麽節目，以爲他未必不想知道，祇是怕她不好意思答覆，他處處在委屈自己呢！

膳罷，大衞搶付了帳，在稍冷的空氣中拍拖一會，抵她家樓下，他說：

「元旦中午我和家人飲茶。」

「元旦下午我們會面，」沈惠忙說：「中午我也在家，決無例外，你打電話給我吧！」

他們握別了。

沈惠回家，知道常恒打過電話來，人在家中，他即打去，提到要他「補鴛鴦」的事，後來有主顧上門。也不告訴她今夜自己在何處，他也不問，祇說：

「明夜八點半我坐的士到你門口。」

「我一定在八點半前候你，拜拜！」她說。

沈惠收綫後，她料常恒相信她在變，而他也祇能聽其自然了。

明夜候到常恒坐的士來，穿了旗袍御着「明克」大衣的她上車，抵那該鴨夜總會的所在。當進餐時，常恒已把紙帽戴到頭上，也要沈惠戴，她如言，他再發止她的帽，又說：

「我的帽顏色很好。」

「是黃的，再有金紙。」她凝視着他說：「近乎皇冠。」

「綠色即不佳了。」

「你不怕綠色的。」

「太太老了是不是？」

「世上祇有太太與妾侍可以送綠帽與丈夫，別種女人還不配呢！」

「是的。」

一點半，常恒與沈惠吻別。（九五）

風言蜂語

倫繆

也想「發」？

公立醫院門診八月八日加價。也希望「發」了？

效益更大

國際電話非繁忙時間減費。用戶可能因而支出更多。

同人唔同命

收容難民中心一再增加。如果對公屋申請如此就好了。

開心

駕駛世界

黃風：圖　主樓信股　文

心愧表聊金兩十八：五九

「沒有信！」惠子喜極流下了眼淚來，口對心說話。「支票上的數目？」她這時才拿起來看，五百萬元（三十萬港元，八條金）——「這是補貼我搬家的，想不到同他如此下場！」她定了定神，且去冲了個涼，回房靠在外廳暗暗細想：

「要不要收下？」

電話響了，是田子雲。他說：「今早交快郵寄的，是我奉命所辦。惠子小姐，你們沒有吵架，一向過得很好，他有外遇，在今天這個世界很平常。」她接下搶了一句：「我有情報，他跟一個朝鮮美人去旅行……。」田子雲笑了，接着道：「有任何要我帮忙的地方，隨時請來電話，其他一切，小姐你有處理的自由。」

這一來，她已明白是田子雲同王友春商議定的，以五百萬日元，聊表賠償之意，那變成了「非收不可的了」。她內心有了另一個想法：「跟徐大德還是等候，現在只同居？還是立刻便公開結婚，而且擯在王友春的頭。哎！這一次都沒用了，互相對不起就是了。」她六點後收拾去赤阪返工，查了賬目，除了股票外，現金因爲美元下跌了，未曾換動——「想不到，積了這麽多了。」

「不賣春，照樣可以發點財！」她想到「陪酒」，想到陪男人大老板，而限度止於輕輕一吻，香香臉蛋。對年在六十以上的財主，只有過三個大東主，也止於瑪殺鷄——「還不是爲了長心，爲了對這位取得我初夜權的王少爺的——以後結婚？」

他返工了，客人不多，但新認識一禮拜的松岡經理已在等候她。他熱呼呼地貼近她，自認「認識了你之後眞想天天見你一面！」——「你是隔一天來一次的，而且來得早。」松岡自己承認：「見過許多小姐，就是對你動心。」兩人說笑着，他要求即刻出去晚飯，九點前回來。她由於心裡有事，覺得煩悶，便答應了：「我也沒吃晚飯，就到後邊貴妃樓吧。」兩個坐了單間和室，這是初次陪他出外。飲酒中間，照例女侍不按鈴不進房間，他先伸手碰了她的低胸。酒興濃時他表示非瑪殺鷄不可——「救救我，醫生！」玉手收下了一卷萬元票——「下次同浴溫湯何如？」——「那可能要兩年以後！」她獨自回到俱樂部。十一時前徐大德來接她同消夜——「去開小房間，我需要你。」她們過了夜，次日同看定了川口公司的新西洋小住宅，在中野站新區，兩人決定租用，暫不買屋。

天涯俠客無刀

滿木翊芙·文　秋風·圖

三：的士遊深圳市區

的士在深圳市區打轉，健民看到的都是高樓連高樓，大廈接大廈，車輛在馬路上走着，康民却像導遊一般在講解，這是什麽機構，一二三二，如數家珍。健民奇怪弟弟怎麽這樣熟悉深圳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康民，你怎麽會這樣熟悉深圳的呢？」

康民說：「我在深圳有生意，經常回來，當然熟悉啦！」

的士行完了市區，康民對健民說：「西麗湖、東湖、銀湖、石岩湖、香蜜湖，合起來稱爲五湖，每個湖都建有高級酒店，你如果有興趣，待回程時可以同你去住一兩天的呀！」

「不必了，我們還是先辦手續過境吧！」

健民畢竟最思念自己出生與成長的地方。尤其是這幾年，他朝思暮想，就是想返回香港一次，看看這個地方究竟已經變成了什麽樣子。可惜的是，雖然有探親的政策，但他這個縣中的文史教師，無權無勢，又無後台，申請書遞入公安局，一年又一年，都沒有他的份，甚至連那些眞正的鄉巴佬縣領導都去過了，還輪不到他，到最近，他才突然接到通知叫他去領雙程的探親通行証。

重逢　王方

城市之光

匡成

何必再逢（三）

徐展堂嘻嘻笑道：「怎麽，你們早已相識了嗎！」

「徐兄，不要捉弄她了。」陳維新說着，奉上了名片道：「琴，這是我的通訊地址。」

梁綺琴接過了，本能地還以一張名片，然後，和其他人相見，這些所謂其他人，實際上是徐展堂的人，也和梁綺琴素識的，換言之，今天的主要約會，就是陳維新，自然，飲食時，也把他二人共坐。

兩人曾經有過一段情，後來分手了，陳維新到加拿大發展，雖然不是經常有書信來往，但每年的一張聖誕咭，那是少不了的。

今天再相逢，在衆人圍坐下，彼此祇是天南地北在閒談，沒有半句涉及私話的。祇有一句，是他看了她名片後，知道是公司辦事電話，他說，希望公餘時間找她，因此，希望知道她家居電話。

梁綺琴人直肚直的說了出來。

因此，臨別時，他執手殷殷，表示一定找她，這一來，反而使她感到尷尬。

她想：如果他結了婚，自己仍未嫁，談了起來，多難爲情。

她想：如果在當年答應他的婚事，如今自己就不致於有求偶難之感了。

往事，又不自不覺地在腦海中湧現。

美蘇諜影

東尼·亞

九五：來紅先驕

李大川有事，趕着出去了。

關志看看錶，已經六點鐘，連忙跑到化粧間，叫大家先吃飯去，同時聲明飯後集中，准備錄影。

女主角失了踪，拍鬼咩！

「是的，不如收工算啦！」

人們背地裡在嘀咕着，但關志沒理會。

六點半，他也跑到樓上餐廳去，解決肚子問題。

一推餐廳的門，首先見到的就是全身披掛整齊的石彤，只是帽子摘下了，放在桌上。因爲要遷就那些鶒在唇上的和下巴的鬍子，所以他只能慢慢地咀嚼着口中的食物。

這時候，餐廳幾乎滿座了。

「來，這兒還有個位子。」石彤招呼他。

「謝謝！」關志走了過去坐下。

「先叫東西吧，現在人好多湯。」這時，石彤又還就着鬍子，慢慢地喝着湯。

「彤哥，眞不好意思，讓你化了粧，等了半天，戲拍不成，連吃飯也吃得不自在。」關志由衷地表示了內心的歉意。

「沒什麽，在片場，這種情形多着呢！」石彤淡然一笑。

「我發覺，許多老一輩或中年的藝人，很有演員道德，眞的是競業樂業，任勢任怨。可是，現在一些年輕的藝員却往往令人失望。」關志嘆口氣。

「這也難怪，電視圈的一些年輕藝員，他們紅得快，沒吃過什麽苦頭，不像我們，是從小在片場捱大的。」石彤說，「容易得來的東西，往往就不會太珍惜，遲到呀，罷演呀，未紅先驕。」

風雨廣播道

陳浩泉

九五：的士遊深圳市區

九五：作工後善備準

泥土已鬆脫，稍爲用力去剷，整幅地塌下，不難把山洞掩埋，十分鐘就可完成。」

「看來你早已做好準備，」任何事情在事先作好準備，必可事半功倍啦，『和平二號』同志，你幹得好！」

「而且，科西金中校的指示，看來你也已猜到了，」安東洛夫也帮腔，「你上級的意旨能預預了解，是不容易的，你太精明了，晉升的機會就大啦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必再說什麽廢話，我們動手吧。」史密夫輕鬆地答。

「你們餓嗎？」史密夫換個話題，「吃過早餐沒有？我這裡有些美國罐頭和麵包，來試試美國式早餐如何？」

「吃過了，」伊蓮娜隨口答，「我們進城去好不好，呆在這裡太久了，似乎不太妙，啦，我有點預感到不安了。」

「那就先毀掉這裡的所有器材吧，」安東洛夫提議，「是用炸藥嗎？」

「器材用小量炸藥，」史密夫解釋，「破壞其性能就得了，至於山洞，用土掩埋，所以要一齊動手剷土的。」

「這麽大的一個山洞，該用多少泥土才夠掩埋好它呢？」安東洛夫有點不明白，「而且很費時的！」

「不，」史密夫慢悠悠地說，「洞頂的泥土已鬆脫，稍爲用力去剷，泥土便整塊塌下，不難把山洞掩埋的，如果我們合力，你幹得好！」

「伊蓮娜稱讚他，」

「看來你早已做好準備，必可事半功倍啦，『和平二號』同志，你幹得好！」

「而且，科西金中校的指示，看來你也已猜到了，」安東洛夫也帮腔，「你上級的意旨能預預了解，是不容易的，你太精明了，晉升的機會就大啦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必再說什麽廢話，我們動手吧。」史密夫輕鬆地答。

廣播道

九五：來紅先驕

廣播道

九五：海濶天空

阿巫慷慨激昂，曰：「寃有頭，債有主，點會就咁算數！我地可以向嚟囉文埋手！」

九尿龍曰：「擒賊先擒王，啱！」

阿巫曰：「但不可馬上動手，做事要有大丈夫氣概，時辰到，一切都報。」

九尿龍曰：「我吞了一隻甲由也，不知有冇事幹。」

阿巫曰：「點會有事，挑，始熟者也，也菌都死喇！」

九尿龍曰：「怪不得花柳培一啖吞了佢！」

九尿龍條氣好唔順，曰：「花柳培唔簡單又點，許多一日，我要佢變做愛滋培。」

甩毛飛拍拍大髀，曰：「好呀！佢老味化鴨，搵條愛滋佬度佢升仙！」

阿巫曰：「你兩個唔好亂來。」

九尿龍曰：「巫哥，我地男人咁糟質，你有一啲同情心者乎？」

阿巫曰：「我亦一樣咁興，不過大丈夫做事要忍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何必死鑽牛角尖呢？君子報仇，十年未爲晚也！」

九尿龍咪咪媽媽，曰：「挑，我都唔知有冇十年命！」

阿巫曰：「你有愛滋乎？」

九尿龍曰：「總而言之，這一口氣冇法子吞得落。」

阿巫曰：「夾硬丟了佢先，慢慢泡製花柳培，其實這單嘢，可能係嚟囉文指使者也，花柳培如果冇老細，又點有咁聰。」

甩毛飛曰：「咁又係，九尿龍先，物色一個愛滋佬，鶏姦花柳培。」

阿巫曰：「的確好計，殺人於無形，嚟囉文亦應該受下難。」

阿巫安撫兩條馬仔之後，便立即去到大南街九萬號六樓見大佬大哥炳。

大哥炳知道經過，曰：「睇來嚟囉文早有準備，條友認眞夠蠢。」

阿巫曰：「大哥，我地現時點？」

九尾龍江湖傳奇

田長歌·文

廣播道

九五：海濶天空

廣播道

九五：反敗爲勝

嚴敬重輕嘆一聲：「邢兄不幸已遭毒手！嚴某拉起其刀，與他們拚了好一陣，幸免於難。」

「嚴當家的，可否說出那些人的名字？」

「除了唐前彥和薛滿衣外，其餘的，某都不認識！」

唐仙再問：「適才嚴兄是如何通過這道鐵欄的？」

「咱們來時，根本沒有鐵欄！」

趙魏漢抓抓頭皮，忸怩地道：「咳咳，嚴兄可有辦法開啓這道鐵欄？嗯，對啦，前面地道通到何處？」

「拐彎之外，只有十餘丈，便是盡頭！那些人突然由這石門溜掉，但嚴某找了半天，也找不到開啓石門的機關！」

趙魏漢頓足道！「如此咱們豈非要活活被困死於此？」

嚴敬重沉吟道：「咱們分頭再找找看，某仍到彎角後去找！」言畢轉身而去，忽又回頭道：「希望稍後大家還能在一起！」翦仲台聞之後，冷笑不已，他疑心本大，又覺蹤蹤，是以對嚴敬重之言，不敢言信。（六七七）

天涯俠客無刀

廿三：反敗爲勝

易千山大喝一聲，揮刀攔腰向齊雲高砍去！這一刀疾如閃電！好個齊雲高，拉着嚴慎之走前，左臂一圈，攔腰抱住他，雙脚一頓，斜飛而起，由地洞跳下去！

這一着更出乎易千山等人之意料，不由冷笑，但聞齊雲高聲音自下面傳上來：「快打開所有的機關！」

易千山脫口說道：「易某等不懂得開關！」

當翦仲台見到嚴敬重手提血刃，不由冷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好厲害的嚴當家，把咱們瞞得好苦！」

嚴敬重急道！「翦兄這話教小弟好生難明！」

唐仙問道：「嚴兄手中刀的主人呢？」

天涯俠客無刀

廿三：反敗爲勝

廣播道

九五：海濶天空

廣播道

九五